# 春秋卷第九

張洽集註

## 昭公

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胡氏傳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公羊弱作酌齊惡作石惡罕虎作軒虎後及罕達同虢公羊作漷穀梁作郭○傳會于虢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劉氏傳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
弟兄不得以屬通也諸侯之尊則弟兄曷
爲不得以屬通諸侯非始封之君臣諸父
昆弟其在朝廷爵以德齒以官體異姓也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也○謹按會
虢尋宋之盟而春秋不書若當是時公子
圍恐晉之狎主盟約於是請讀舊書加于
牲上而不復歃春秋正夷夏之分以宋之
盟楚欲爭先而晉不與較今虢之役又以
計讀書加牲上則是以夷狄而爭勝也夷
夏之分不可亂也故

**三月取鄆**

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
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武子
二役皆先趙武焉
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
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
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
禍之也何衛之爲雖怨季孫魯國何辠叔
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
與不已召使若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
矣趙孟聞之乃請於楚曰魯雖有辠其執
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封疆
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莒魯
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
亢也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程
子曰秉莒之亂而取之故隱辟其辭○胡
氏曰不曰伐莒取鄆爲內諱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
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
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公羊傳秦無大
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

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胡氏傳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辠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而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終身敬之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公羊穀梁作大原杜氏註大鹵大原晉陽縣公羊疏云按古文及夷狄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兌爲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爲大鹵亦西方也○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陁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陁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胡氏傳詩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大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以詐變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啓之矣書敗狄譏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公羊穀梁無輿字陸德明註左傳云一本無輿字○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公

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程氏傳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之臯正也故稱莒遂自立無所禀命故不稱公子自以爲公子可立也展輿爲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臯諸侯也虢之會雖國亂未與然諸侯與其立矣故欲執叔孫也稱莒展輿見諸侯之與其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因莒亂也○杜氏註春取鄆今正其封疆趙氏曰凡疆田而書帥師皆有難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爲利也

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作卷○傳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胡氏傳公子圍弑郟而以疾赴諸侯曷爲因而不革乎曰圍弑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向戌鄭子産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僞赴而正以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弑君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盟會而無惡矣聖人至此閔中國之衰微而不振懼人欲之横流而莫遏是故察微顯權輕重因諸侯之策書而不正其簒弑之臯所以扶中國存天理也○謹按隱公弑而書薨爲魯諱也楚麇弑而書卒爲中國諱也鄭僖齊悼弑而書卒

爲賢者諱也考是三者足以見聖人微顯志晦之法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傳公子圍弒楚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皙出奔鄭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傳晉侯且告爲政而來見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夏叔弓如晉** 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傳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唯所欲與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皋皋在楚也乃執子南放之于吳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皋一也兄弟爭室而皋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皋三也有死皋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毋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尸諸周氏之獨加木焉○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皋累上也黑有皋其以累上言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討有皋以放乎亂也其放乎亂奈何公孫黑伐良霄而逐之君弗誅也以爲大夫又與公孫楚爭娶徐吾氏徐吾氏歸于楚君放楚也而盟諸大夫黑於是自以爲卿又將爲亂疾作而卧子產使吏數諸其家則幸而勝之爾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至河乃復者六唯二十三年書有疾明有疾而反餘皆譏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重大取困辱也○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

季孫宿如晉穀梁傳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泰山孫氏曰公如晉而距之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而納之是昭公季孫宿之不若也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不待貶絕而皆見之迹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公羊原作泉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傳叔弓如滕葬成公○襄陵許氏曰以吾之大夫往報成公之會襄葬也春秋卒葬諸侯有小大之體有褒貶之義有盛衰之變有施報之情無非教也秋小邾子來朝傳小邾穆公來

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 傳旱也

**冬大雨雹** 張氏正蒙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臯之也○胡氏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鬻拳之兵諫無異而獨臯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郤立胥童而弒於匠麗氏漢隱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弒於蘇村衛獻公喪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弒事不成則失身而見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爲文正其本之意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穀雹作雪范氏注云或作雹胡氏傳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變調之一事爾謂能使

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胡杜氏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安國曰淮浦之夷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傳正月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弗許司馬侯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斥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君不許君將安用之夏諸侯如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不會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言於楚子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何氏曰不殊淮夷若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其類○程氏傳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

爲霸者之事○胡氏傳申之會楚子爲主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何楚虔弑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畏其強盛則曰晉楚惟天所相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于申亥氏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命于天以人事爲無益而弗爲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爲夷狄之行皆王法所當斥而不使戛變於夷之意也○愚謹按春秋不書楚子虔之弑君者爲會于申而申國諸侯皆宗之故用魯君見弑之法而楚子麇書卒爲中國諱也然淮夷不殊會以見其類之同則在會諸侯之胥變於夷亦不可掩矣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其斯之謂歟

**楚人執徐子** 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執

**齊慶封殺之** 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爲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穀梁傳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皐皐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愚按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皐而當誅者書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皐而不服若書執而殺之若書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行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弒其君之皐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己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遂滅賴** 賴公羊穀梁作厲○賴國今蔡州褒信縣有賴亭○傳遂以諸侯滅賴遷賴于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及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襄陵許氏曰惡其因義而爲利以惡終也

**九月取鄫** 傳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孫氏曰按襄六年莒人滅鄫此言取鄫者蓋莒滅鄫

以爲附庸今魯取之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及宣伯奔齊魯人召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名之曰牛遂使爲豎有寵長使爲政叔孫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殺孟逐仲疾急命召仲牛許而弗召杜泄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五年仲至自齊豎牛攻之死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殺嫡立庶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軍也毀中軍于施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擇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而各有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室季氏以書使杜泄告於叔孫之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泄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正義曰初作中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屬公半入己

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貢于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則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胡氏傳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軍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其辜○愚謂季孫自承行父爲政即城費以保障私家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敗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豹死纔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猶有童心而叔孫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殆著堅冰之已成也

##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劉氏傳稱國以殺大夫者皋累上也屈申之累上柰何楚人仇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皋何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 公如晉

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胥胥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防茲杜氏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臯重故不得不録其人○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議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危矣爲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衆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必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襄陵許氏曰卿會晉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隋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蚡泉杜氏曰魯地地譜魯東境之地○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胥胥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防茲杜氏註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傳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范氏曰竊地之臯重故不得不録其人○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議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危矣爲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衆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必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襄陵許氏曰卿會晉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茲惡季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隋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羊作濆穀梁作賁○蚡泉杜氏曰魯地地譜魯東境之地○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季孫宿如晉傳拜莒田也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爲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惡可一日而不開明哉胡氏傳宋公寵信閽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早也楚遠罷師師伐吳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泄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遠泄而殺之○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泄也而泄伏其誅故書遠罷伐吳以正之楚冉不競於吳乃弭兵鋒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吳蓋自是休兵息民國始寖強

冬叔弓如楚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愚按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素婚吳而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而國亂中國自尊而遠夷狄不待遠啓彊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蓋不能以

齊侯伐北燕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正月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皐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皐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王犢斝耳不克而還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穀梁傳平者成也得已也按禮記曰戎容暨暨註云果毅貌詳此即知魯與齊平書暨之意猶暨暨者君魯以果毅之氣迫而得其平也○襄陵許氏曰襄公之世齊數伐魯至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而不書魯報至是乃暨齊平○劉氏意林曰齊大魯小魯爲齊弱久矣然而能輕齊以平者介於楚也夫不自計德之厚薄勢之利害而借人之威以憑諸侯是以遠者不服近者不親此最得失之機也崇夷狄侮中國昭公之棄其國死於外諸侯莫之救也從此生矣

三月公如楚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嬰齊受命于蜀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入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

叔孫婼

如齊涖盟姑公羊作舍後同涖公羊穀梁作莅○穀梁傳莅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莅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襄陵許氏曰姑暨齊平故盟以結好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司徒招與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公子招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泰山孫氏曰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親之者所以甚招之惡也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冢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招之由也○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固有辠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爲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貶之也○襄陵許氏曰陳哀寵其庶子資以強輔而濟之權以軋大子使之失職至於亂作躬

受其禍惟其睚眦必報法不勝私也悲夫

**叔弓如晉** 傳晉侯築虒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襄陵許氏曰財費廣侈則國貧力役煩勞則民敝締構雕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矣此之謂內則安於亂亡而不自知蓋諛之者衆也可弔者也而諸侯賀之是以人君得意海志叔弓如晉是已當楚之隆勢專諸夏而晉弗慮圖唯宮室之崇以爲安榮平公其可謂志卑矣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皐不在行人也○劉氏傳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柰何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皐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蘇氏曰楚將討陳故留出奔留既爲君矣不曰陳留而曰公子留何也留立於招耳未成爲君也

**秋蒐于紅** 紅杜氏註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劉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然則曷爲不言公公不得與於蒐爾公曷爲不得與於蒐三家者專魯而分之政令出焉公民食焉爾又意林曰紅之蒐吾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矣悖人倫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傳陳公子招歸皐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冬十月壬午楚**

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傳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穀梁傳惡楚子也杜氏註招復稱公子兄已卒○泰山孫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子執而放之陳孔奐無辠之人也楚子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爲淫刑也如此○今按杜氏註云奐招之黨他無所見蓋杜氏意料之辭耳然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救蓋不能爲有無者也雖有辠必不加於招矣録楚之放招而殺奐以見楚子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其辠之輕重穀梁子所謂惡楚者得其旨矣

葬陳哀公

穀梁傳不與楚滅閔之也泰山孫氏曰十月楚師滅陳葬陳哀公如不滅之辭者楚子葬之也不言楚子葬之者不與楚子滅陳葬哀公故以陳人自葬爲文所以存陳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鞅會楚子于陳○襄陵許氏曰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諸國之大夫會之

許遷于夷

傳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杜氏註許遷爲文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夏四月陳災

災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災公羊穀梁並作火○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滅人之國執人之臯人殺人之君君是則存陳悕矣○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人之君君是則存陳悕矣○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

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爲公矣必不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魯史遂書之耳如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亂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克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公羊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

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氏註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脩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

**冬築郎囿**

傳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襄陵許氏曰公內制於強臣外輕於大國亂亡危辱兆矣是之弗慮而築郎囿不時孰甚焉蒐田築囿知公之志日以荒也○愚按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齊公羊作晉非也○傳齊侯欒高氏皆著酒信內多怨殖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

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意如公羊作隱如後同○傳季平子伐莒取鄆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杜氏註取鄆不書公見討於平丘故諱之○胡氏傳前已舍中軍矣曷爲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爲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爲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爲己私耳以爲復古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上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

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衞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杜氏註無冬闕文○成公羊作戍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二月公羊作正月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

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臯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與也陸淳曰蔡侯之懷

皐自不容誅楚子之惡亦已甚矣故聖人名之言其非人君也○胡氏傳般弒君父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爲夷狄而莫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奉辭討皐殘身滯宮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不越是矣今虔本心欲圖其國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執殺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劫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強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譎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紿王弁時於宗之紿王弁時於春秋垂戒之旨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杜氏註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比蒲地譜云是魯南鄙之地○劉氏傳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胡氏傳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軍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感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公羊作侵羊○傳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子盟于祲祥脩好禮也**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厥慭公羊作屈銀○傳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辠也○胡氏傳文十五年盟扈之役八國諸侯畧而不序謀伐齊受賂而不克也澶淵之會十二國大夫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昭蔡亂不能討而謀宋財也畧諸侯所以責其亡義利之分貶大夫所以辠其失輕重之別亡義利之分爲不仁失輕

重之別爲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其無能可知而其情則無惡也故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此足以見聖人待人明義利審輕重之權衡矣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謚也○傳葬齊歸公不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能無乎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梁作友○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劉氏傳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爲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乎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爲若盡於世子矣胡氏傳內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辭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世子繼世以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傒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傳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氏註三年燕伯出奔齊今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高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愚按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臯未至如衛朔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也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傳通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熊公羊作然穀梁作虎○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羊作整字之誤也○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邑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迭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楚子伐徐傳楚子符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薳子馮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次于乾谿以爲之援晉伐鮮虞杜氏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按地譜中山在戰國爲中山國新樂縣漢志新市縣也古鮮虞國子姓○傳六月晉荀吳爲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滅肥以肥子縣

皐歸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穀梁傳其曰晉狄之也○蘇氏曰晉獻公假道於虞以滅虢也書晉師其執虞公也書晉人今伐鮮虞書人若師可也特書晉深皐之也楚滅陳蔡而晉不救力誠不能君子不皐也能伐鮮虞而不救陳蔡非力不足也棄諸侯也故以夷書之○常山劉氏曰夫悖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悖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曰晉伐鮮虞以狄之喻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何哉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故春秋之法尤謹嚴於此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費見襄七年註○杜氏註

南蒯以費叛故○傳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匠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十四年南蒯奔齊司徒老祁慮殯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陸氏曰凡家臣以邑叛悉不書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且皐大夫無政而使家臣得專邑而叛也克之不書本非他國之邑也○胡氏傳費內邑也命上卿爲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強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夫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

無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無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下而不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費費皆爲國內之人叛○愚按圍棘之與圍費欲著其實不沒之也而以兵將制服之也汶陽之不服南蒯叔仲小之爲亂其要不過曰正其本而已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治人不治反其智天下之理未有先於此者故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制人之道豈有二理哉○劉氏意林曰使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法無過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君必無僭天子其大夫孰陵大夫必無脅其君其陪臣孰叛故南蒯雖以費入齊而春秋未以叛誅蒯非寬蒯弗誅也事有本末法有原省季氏魯未得以叛名蒯則魯亦未得以強討季氏則周亦未得以僭絕魯其不正相承非一日之積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穀梁穀梁國城父縣東竟○傳棄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浦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之而逃觀從使子行己拘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

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吳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所欲之且違上何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奉蔡公召二子而盟曰與之乃奉蔡公子比公子黑肱適而可衆曰以國楚公子比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禄于鄧依陳蔡人奉公子棄疾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司馬先除宮于蔡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使蔡公公子棄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薳澨告之且曰先王歸公子棄疾而遂潰王聞羣公子頒公子罷敵公子比入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愛其子也亦子棄疾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乾谿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丙子復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所欲無子及知此擠于溝壑矣王曰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子多矣而能無子也

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或謂公子比聞楚虔之弒君即自楚奔晉以至今年因國人書何哉愚謂比之出奔懼臯而亡也楚靈之叛而自立未嘗在臣位也經以弒其君君其國十有三年比入有詔於國晉人以羈定其位以國於朝出其祿而比之歸亦惟觀從之命是聽下令國中使之先歸復所後者有刑遂立乎其位則弒君之臯觀從爲比實爲首非比之首弒明於君臣之比尸之而誰哉春秋以爲比

義所以定名實也故公羊子曰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

## 楚公子棄疾

## 殺公子比

殺公羊作弑○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衆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胡氏傳棄疾立比爲王而已爲司馬固君比矣而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弑其君比而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強之假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與國人所爲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爲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久速去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爲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爲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黑肱弟也立比爲王肱爲令尹疾爲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爲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其文歸皋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其棄疾爲司馬討之也夫公子比已爲王棄疾爲司馬則君臣若已定矣及棄疾殺比乃不以弑君書者君臣之分未定而棄疾誦殺之不得以弑書也春秋定皋麇必察比不固惡之皋若夫分未正而以誦殺之於暖昧之中目之以兩下相殺可矣未可謂之弑君也

## 秋公會劉子晉侯

#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今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爲平丘縣○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侯伯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齊

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未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愚按當時晉平士盟內惑於寵嬖以女色蠱其心外崇建宮室以侈麗夸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爲宗主吞滅親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幸楚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

去徒治親昵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隳霸業也○胡氏傳方是時楚人暴橫陵茂中華乃敵國外患當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未暇也今乃安於不競無自強之志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是以深惡也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皐間其二憂何求而不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程氏傳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公不與盟晉皐公使不立與盟雖欲辱公然不得有美惡焉再書平丘惡之也○杜氏註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傳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子服湫從○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公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皐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

強逼不臣何以非伯討乎晉人若按莒邾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皐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爲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晉徒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爲伯討乎稱人以執皐晉之偷也

**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

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泰山孫氏曰楚靈暴滅二國楚平既立

**陳侯吳歸于陳**

將矯楚靈之惡以說中國也故復二國之後然則楚靈滅之楚平復之善與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夷狄故孔子以陳蔡自歸爲文所以抑強夷而存中國也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之建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國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胡氏曰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葬者不與棄疾之得封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其蓋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爲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事則以公天下爲心興滅國繼絕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天下國家而不有之者故書法如此爲天下國家而不

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陸氏纂例曰國復乃葬凡三十一月○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

來

傳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期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人民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季孫猶在晉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子服惠伯私於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廖於晉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其親將焉且曰寡君未知其罪合曰有罪死命可也若曰免之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而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曰有罪死命可也何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使叔魚見免之無罪而惠免之諸侯宜子患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宜子患之為子除館於西河不禮○泰山孫氏曰不為子將為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不禮○泰山孫氏曰不為子之辭平子懼先歸惠伯待吏傳其始執之為其終歸之辭稱氏前見也○胡氏曰寡君有罪死命可也何免之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而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曰

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

襄陵許氏曰昭公以來微國皆葬而莒著丘公不葬者莒卒無謚其躐夷也春秋不以夷亂華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惡公子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迎庚輿于齊○高郵孫氏曰公穀之說皆以爲曹莒無大夫蓋曹莒小國其君之爵才當大國之大夫其大夫之位才當大國之士春秋諸侯之士皆不書名故曹莒大夫之名不得見於經也其有事繫懲勸法當書者則雖賤而名之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意恢是也襄陵許氏曰公子鐸首亂而無見焉者韓愈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此類皆所以表見王道若鐸不書者多矣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公羊作夷眛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胡氏傳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

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于宗廟遭大夫之變則可以聞乎按禮衛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亟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內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籩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有事于宗廟大臣涖事籩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爲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高郵孫氏曰武宮廢廟也成六年立之事所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羊作昭無出字○傳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吾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胡氏傳楚子棄疾以朝吳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吳然費無極害其寵使之出奔而楚子不能察遂致無極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去朝吳出蔡侯朱殺連尹奢喪太子建卒使朝吳師入郢辱及宗廟可不畏乎爲國有九

經而尊賢爲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
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居
舊國處危疑之地不能以忠信自任杜讒
慝之謀而聽無極之計欲爲之請以名利
累其心而莫覺不智甚矣
特書其出奔亦臯吳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以鼓子蔿顆歸○胡氏傳晉滅潞氏甲氏及再伐鮮虞皆用以大夫將而或稱人或稱國或書名氏何也用以大夫殄滅爲期而無惻隱之心則稱人見利忘義以欺詐狄道行之則稱國以正兵加敵而不納其叛臣則稱名氏稱名氏者非褒之也纔免貶耳於此可見春秋用兵禦狄之略矣

冬公如晉傳平丘之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傳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故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愚按景公立二十餘年矣自崔慶相殘賊之後委政二惠及欒高敗乃始親政不能收權修德明政刑以強其國故於晉將衰而般樂嗜利及晉既亂而欲以無政之國爭

強圖霸宜其遂不振而國爲陳氏之有也
漫子雖隨事諷諫而於此已無術以格其
心所謂以其君顯者亦末矣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蠻公羊作曼○杜氏註河南新城縣有蠻城今伊闕縣即新城也○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蘇氏曰楚子誘蔡侯殺之名而書地以夷狄害中國疾此誘殺戎蠻不名之也戎蠻不名告略名不地夷狄相殘略也

**夏公至自晉** 傳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夏公至自晉○胡氏傳按傳言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于晉三至于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殆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貫眯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因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厲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爲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貶之深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早也**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傳小邾穆公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祝史請所用幣叔孫婼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

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杜氏曰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公羊作賁之字公穀並無○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胡氏傳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而縱之雜處則非戎狄別內外之

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襃辭也纔得無貶耳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胡氏傳大辰心也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于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殃氣所感固將墜吳而降之罰也故氛侵所指

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許氏曰星孛大辰火災應之天地之符也大辰明堂當宋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衛亂君奔陳敗卿獲惟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之可轉矣

**吳戰于長岸** 長岸楚地地譜曰水戰也○傳吳伐楚令尹陽匄司馬子魚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皐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胡氏傳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動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爲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勸賢以去讒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爲後世戒明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蹕至于大宮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城

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六月邾人入鄅**

鄅妘姓國在琅邪開陽縣今屬沂州臨沂縣○傳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邾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一名析楚邑今鄧州內鄉縣○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遷許于析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胡氏傳此所謂聲臯執言之師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義

**夏五月戊辰許悼公瘧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傳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爬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愚按藥劑所以致人之死者非一端姑以瘧言之今之治瘧以砒礵而餌

之多愈然殺不得法而反殺人者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然止以弑書之何也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進欒而欒殺可不謂之弑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

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傳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郭使孫書伐之初莒子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己爲發婦及老託於紀郭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以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公羊傳賊未討何以賊書葬不成乎弑也止進欒而欒殺是以君子書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辠詞也○殺梁傳何以書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辠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辠也就師問學無方心志不通身之辠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辠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范甯註許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曰累及之也○胡氏曰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辠此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

奔宋鄸穀梁作夢今興仁府乘氏縣有大蠻城古老云古鄸城也○劉氏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待放也大夫有皐待放于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爲位卿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轅屨素蔽乘髦馬不蚤翦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皐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此去國之禮也○胡氏傳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賢之也待放而賢之爲公子喜時之後賢之也喜時能以國讓以其賢者之後苟有善焉斯進之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縶公羊穀梁並作輒○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爲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假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鼂賞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任公輔曰齊豹非卿故曰盜春秋非卿者皆謂之盜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

大夫也○愚謂縶以有疾不得列於宗而廢是以靈公得立則所以事其兄全其身者必無所不用其至親愛之而不得有爲於其國此舜所以盡其恩於兄弟也靈公受其國於有疾之兄乃聽其無禮於大夫且俾之預於政而又不能正其母以預制其禍亂使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之倫如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故書盜殺衛侯之兄縶以深辠之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羊作甯後皆同○傳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偽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焚萑苻遂劫之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訽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秦山孫氏曰[illegible]卿並出危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晉士鞅來聘昭子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

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年○襄陵許氏曰禮好不結而財求無度則聘義亡矣蓋自是聘不復志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羊作畔○傳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司馬數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君何乃與公謀逐華貙五月丙申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御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廐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魯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大敗華氏閻諸南陳里楚逆越帥師逆華氏穀梁傳白陳有奉焉爾入者內也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胡氏傳凡書叛者有入于戚者而不言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稱宋南里蕭皆其所食邑也若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內之及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出入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臯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辭也

秋七

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輒公羊作痤

冬蔡侯朱出奔楚朱穀梁作東○傳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少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少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公如晉至河乃復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襄陵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